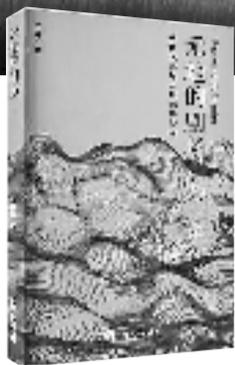


王音洁做客钱报读书会 在《无地的剧场》呼唤着什么—— 因为“她”不满足



稻田剧场《乡祭·丰》



本报记者 张瑾华

即将到来的新一个学年,王音洁迎来了一个人生的金秋。

从2016年到2021年初,由王音洁发起,众多艺术家参与的“外剧场”工作室,在杭州、上海、北京各个城市空间内,共举办过40场对话,广邀专家学者、技艺达人、性情男女,讨论社会事件、艺术创作、性别伦理思潮,涉及戏剧、绘画、电影、诗歌、生活方式等等。

这些年,她一直在进行跨文化的实践,《无地的剧场》是其关于当代电影与剧场批评的在场之书,在这本书中,王音洁进行了广阔的当代文艺批评和观察。

上个周六下午在纯真年代书吧的钱报读书会上,王音洁携新书《无地的剧场》,与几位当代艺术、电影、文学领域的女性学者、作家柳莹、赵剑飞、刘颖等谈开去,她们从当代女性的处境说开去,同频共振,观念激荡,不时荡开到观众和读者中的涟漪。或许可以说,这样的一场钱报读书会,是又一次“无地的剧场”的另类重构。

以下是钱报记者与王音洁的对话摘录——

【女性】

这几年,“批评家”王音洁和艺术家王音洁合体,在当代艺术领域越来越被人关注。高产的王音洁到了一个创作的激情期和丰收季,而曾经的女艺术青年也即将跨入人生五十的门槛,从女青年走到了女中年。王音洁是女性艺术家,女性立场不是她的全部,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。

钱报读书会:你参演了苏七七导演的电影《长谈》,演的是自己,展现的也是自己的真实处境。作为一名中年女性,你是女儿,也是母亲,也是妻子,也是职场女性,几乎这几年所有困扰女性的问题你都有可能遇上。这是否意味着观察者自己会掉进这样的“剧场”内部,也成为一名陈情者,表演者?这样一来,批评家可能就无法跟作品保持距离?

王音洁:我在想,中年男性也是难的,老年女性也难,各个阶段、各种人,比难就跟比情怀似的,是伪命题,难以去比较。中年的困境在于难找理由,比起老少两头,中年不太好意思找理由,只能是硬扛硬过了。你提到我们这种身陷其中的境况,确实都是人生血肉的在场。陷在其中,但我们始终是自知的,不是沉溺。就是德里达说的,永远在“在场”与“不在场”之间,他说是游戏的状态。我理解是嬉戏于间,永远提醒自己不被各种受害人心理捕获。从被动承受,都朝向主动承担,去行动。无论是表演者还是批评者,都需要有一种分离的能力,所谓“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”,才不会被时代的宏大叙事带走。

钱报读书会:最近有一篇说老剧《欢乐颂》的文章,说最惨的不是樊胜美,而是那个辞职嫁人的女孩,等待她的将是一步步到来的危险境遇。我发现这是当下的一种普遍观念,当女性一步步退回到一人狭小的空间,是否意味着她接下来的处境会是危险的?

王音洁:“狭小”我想最重点不是指物理空间的小,而是观念的退缩还是开通。退回到一个人的空间,如果是隐退的独善其身,岂不快哉,会是人们羡慕的对象。去年的现象级电影《塔尔》,当塔尔这位世界级女指挥家因为丑闻被解雇失去地位时,她去了东南亚一所中学,埋头做起校园乐团指挥。看上去她是退缩到了一个很小的天地,然而她的处境是安全的,比起她在位高权重的时候,那会儿,她时刻在权力游戏里,要弄别人,也损害自己。是什么令自己变得危险和狭小?是什么东西变小了?这些问题也许需要问一问自己。

钱报读书会:如果让你和上野千鹤子来一场对话,最想跟上野千鹤子交流的是什么问题呢?

王音洁:其实出于自己职业的原因,最想和她探讨学者之路,简单以蔽之,我好奇在于:一个有分量的女性学者是怎么养成的?这是纯粹出于我个人的好奇和需要。

【安娜】

在《无地的剧场——当代电影与剧场批评新论》一书中,王音洁引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安娜卧轨自杀前的内心独白,为读者展示了这位为爱痴狂的女性的爱欲挣扎,情爱之外的原委。

这次读书会活动,她也把主题定为了安娜的一句话“我不是吃醋,我只是不满足”。

钱报读书会:这场活动的主题很有意思,“我不是吃醋,我只是不满足”,本来是谈论托尔斯泰的安娜的处境的,为何这句话让人很有代入感?现在有一种观点,只要女性抽离了感情,摆脱了所谓的“恋爱脑”,比如去搞钱、搞事业,女性就真正强大了。你怎么看?

王音洁:当时我读《安娜》时,就被这句很平常的话吸引,明明那么平常,似乎就是说一个女孩在妒忌,在不开心而已,但是托尔斯泰为啥要用“不是,只是”。安娜在强调什么呢?我的“抵制简单化”女性雷达就开始发作了。仔仔细细读了之后,决定写一写心得。安娜强调自己不是吃醋,不是因为沃伦斯基不回家,流连社交,有了艳遇而使小性子。这样评价她,她觉得是侮辱。她私奔的原因是自我尊严的需要,爱情是个人意志的声张,是她极致的自我尊严的投射。“不满足”,是对尊严的不满足,是对尊重的需求没有得到正向的回馈的不满足——整篇文章我谈的是这个。就这一点来说,我和安娜很近。你提到的这些观点,都还是把丰富的现实简单化扁平化也固化的观点,这些恰恰是我们出于女性主义立场要抵制的。

【剧场】

王音洁的很多剧场实践与性别有关,比如《游园·今梦》,也有很多是无关系的,比如《乡祭》,还有去年一直在做的稻田剧场。

钱报读书会:支撑你做这个“无地的剧场”的动因是什么?

王音洁:2013年《游园·今梦》的创作是我开始成为行动者的第一步。想对汤显祖写的女性情欲做一次CT扫描,想拆解了自己装配一下,用自己的方式把汤显祖的言语修辞爆破开,理解一下杜丽娘的自由意志。那个作品在南山路钱王祠里的一个庭院演出,当时是杭州国际戏剧节的开幕表演。《乡祭·丰》是去年在稻田里的演出。当时我在浙江理工大学工作,刚刚搬去临平新校区,学校周围还是村庄,有田地,有运河。那地方对于杭州来说实属难得,算都市里的村庄。我有学生住在校外,她曾经说,每次上课导航会给她一条新路,每天她骑着电驴都有一种找路的新鲜感,跟航海似的体验,电驴成了小船。你看,那地方还有催生诗意的能量。秋天结课后,周围一片稻浪,当时就忍不住了,就想去稻田里撒野。然后和学生们一商量,走!从庭院到田野,从杜丽娘到乡祭,确实是撒野撒开了。性情使然,只要有条件,一定会做下去。支撑我做“无地的剧场”的动因,是perform,这个词是表演的意思,也是行动的意思。

全民悦读



张瑾华

多吃几本书



王音洁

艺术史博士,策展人,剧场导演,中国美术学院教师。研究领域集中在当代剧场和影像艺术的创作、表演理论、批评理论、女性主义等。外剧场工作室及“场外说”负责人,著有《复象与镜像——当代剧场与影像创作流动图景》《无地的剧场》,并编著《被悬置的演出:「场外说」谈话剧场合集》